

新竹中學
第十三屆畢業生
五十週年同學會
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生五十週年同學會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周建陽 Jimmy Y. Chow

追念 賴金男、賴正義、吳營基同學

In Memory of 陳茂森 (Mao-Sen Chen)

In Memory of 王吉平 Ji-Ping Wang

In Memory of Chu Chung Passed-away Classmates

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生五十週年同學會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周建陽
Jimmy Y. Chow

(1)五十年前的我（摘自 1960 紀念冊大頭照）：大概還記得我吧！



陽 建 周

(2)五十年後的我：認得我嗎？



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生五十週年同學會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3)家庭生活照（自由隨意提供，optional）



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生五十週年同學會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4)簡歷、感言（中文或英文或雙語）（自由隨意提供，optional）

何堯軒的追憶：

我小學一～三年級在山崎國小（同班有張上創與廖乾順），四年級才轉學到竹師附小就讀，和周建陽在「英勇里」同班了三年（同班還有曾常揚、柯承司、郝翔、王昭男），他是我們那個年代所謂的真正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孩子，長得陽光、聰明、可愛，在家裡是父母的寵兒，在學校也是老師的寵兒，記得以前帶便當，我幾乎天天都是吃荷包蛋，吃都吃膩了！而他呢？中午時分，他家裡的僕人就送來3~4層重疊的圓形便當盒，一層是飯、一層是肉、一層是青菜、一層是湯，好生羨慕！高中時還常在一起踢足球，高中畢業後就未曾謀面，在旅美期間聽說他在 Michigan，也未曾聯絡上，幾年前獲悉他往生了，真是難以置信，我和幾位小學同學還去參加了他在新竹的追悼會，還和他兒子寒暄了一下。

傅堯喜的追憶：

周建陽與我 1966 年北醫畢業，服兵役一年以後，在 1967 年開始在美國接受專科醫師訓練，有幾位同學提到周建陽兄（Jimmy Y. Chow, M.D.），因此先報告 Jimmy 的消息。

Jimmy 在 1967 年 Atlantic City Hospital（大西洋城，NJ）開始一年的實習醫師（Intern），1968-1972 在底特律近郊有名的 William Beaumont Hospital 接受外科住院醫師訓練，在當時外科系統連續 36-48 小時工作是很常見的，睡眠不足非常辛苦。在 1968-1969 Jimmy 在東岸有一位學音樂的好朋友，常在週末開車去看她，再回來上班。有一次在回底特律的路上，衝上大樹車子全毀，但 Jimmy 無事，由於工作上的需求，時間與距離的限制，這段情不得不告一段落。

Jimmy 訓練完後在 1972 年與呼吸治療師結婚，在 Michigan 北部靠近湖邊的 Bad Axe 開業，非常成功，深受病人愛戴。Jimmy 對一般的橡皮手套過敏，醫院有特別的手套供他使用。

Jimmy 最大的享受是在各地名球場打高爾夫球，攻下不少小鳥（Birdie，比標準桿少一桿）或老鷹（Eagle，少二桿）。Jimmy 1999 年在台灣身體不適，回到美國檢查才發現直腸癌已轉移到肝臟，在 Mayo Clinic 治療，不幸在 2000 年 2 月 5 日過世，享年 57。兒子在賓州大學法學院畢業，目前在英國倫敦法律事務所工作。女兒心理學博士，先生是律師，在 Boston 附近的醫療網工作，專長兒童家庭心理學。

我們北醫同學都很懷念性格開朗，充滿活力的 Jimmy。Jimmy 的父親周炳煌醫師，大家都熟悉的小兒科名醫，也是我們竹中義務校醫，有好幾代的病人分佈於新竹各地，在二年前 94 高齡腎衰竭過世，一代仁醫令人景仰。

周建陽妹妹周照照的追憶：

我的大哥-建陽

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生五十週年同學會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記得媽媽常告訴我們,你們大哥這麼壯,大概是因為他經常和朋友在外頭吃牛肉麵的關係,家裡不煮牛肉,你們可到外頭去吃牛肉。大哥建陽一直都是家中最壯的壯丁,踢足球,玩橄欖球,桌球,在南部當兵時踢足球,和對方球員同時用前額頂球,對方球員的前額將他的鼻子撞斷,歪到一邊,爸媽太忙,由老祖母出征到南部去照顧他。

我小學,初中時,他常把我當他的舉重器,我得站直直.他右手頂著我的脖子,左手頂著我的膝蓋後頭,慢慢的將我舉起,這樣子練他的臂力.可惜找不到那張照片.我如果坐在長沙發的一頭,他就把我的大腿當他的枕頭,然後整個人躺在沙發上,閉上眼,假裝在睡覺。

大哥喜歡照相,他服役時當海軍,中山路一家照相館把他著海軍服,戴海軍帽的照片貼出來.在家照的海軍裝是我幫他照的,只有上半身,因為下面只穿條短褲,不知道為什麼他不去穿他的海軍褲。

他北醫畢業那年,我高中畢業,我搬進台北的房子,他正要去當兵.我問他要當那科醫生,他很堅決的說,婦產科,為什麼,我問,因為婦科最簡單,就那一部分。來美後變成一般外科,我又問為什麼,他說:當初北醫那些婦產科教授都很強(他喜歡用這強字,要我是用棒字),所以那時要走婦產科,來美後跟的外科醫生更強,所以便做了外科醫生。

1987年,我發現膽結石,電話告訴他,他馬上說,快暑假了,要不要把三個孩子都帶上來(Michigan),我幫妳開刀.那時我小兒子只有一歲半.大嫂幫我照顧孩子.爸爸也自台灣趕來看我,開刀前護士問我, Did you and your brother get along fine when you were little?(你和你大哥小時候相處得還好吧?)兩天後就叫我出院,他說怕什麼,醫生就在你身邊.一星期後就興致勃勃的要開一個半小時車帶大家去吃中國餐,記得餐館叫 Forbidden City(紫禁城).我面露難色,他說:怕什麼,醫生就在你身邊.兩年後,他告訴我,他第一次花了兩小時,拿豬當實驗品,練習內視鏡膽囊割除術.後來四十分鐘就解決了。

我大嫂不愛出門,建陽為了大嫂也很少出門,除了偶而回台省親外,那兒也沒去玩過(只聽過一次醫學會議去了舊金山,很久很久以前),有次,好不容易聽說他們和幾位朋友計畫去 Las Vegas,然後又聽說大嫂去做腳母指手術,我說你都計劃好了,大嫂那是小手術,你自己和朋友去嘛,他說:看妳大嫂走路一拐一拐,不好意思自己去。

在他走的前五年,周宗武有次來休斯頓開會,順便要來 Port Lavaca 和我們夫婦打高爾夫球,我試著邀建陽一起來,他竟然想通了,帶著他的高爾夫球桿,飛下來休城.我們去休城接他和宗武,馬上在休城打一場球,再去吃海鮮,這是他平常吃不到的,因為大嫂對海鮮過敏.就這樣我們打了四天球,吃了四天的海鮮。他喜歡吃小龍蝦和螃蟹,為了咬螃蟹腳把大門牙咬壞了.宗武喜歡吃軟殼蟹.就這樣他又連續來了四年,他說他造訴大嫂,他來德州有兩個目的,一是打球,二是吃海鮮.最

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生五十週年同學會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後一年來時,已經第一次化療,雙手的血管像有人用毛筆畫上的黑,但是他還是和以前一樣和藹可親,因為有人建議,他的病,該吃素,所以最後一年來,他已沒得吃海鮮了。

他其實一開始就知道治療是沒有效的,他自己的本行,自己替多少人做腸鏡檢查(雖然他不是腸胃科),替多少人做腸癌手術,所以他趕緊帶大嫂去 Mayo Clinic 檢查,因為她懷疑自己有 Multiple Sclerosis(多發性硬化症),證實沒有,他又趕回台灣向父親辭別。回來後,還是為大嫂,做了腸的手術和化療。我第二次去看他時,他是連床單的皺摺都會弄痛他的背,已經食不下嚥,也拒絕任何營養針,只有止痛劑,但是還能扶著大嫂的雙肩去洗手間,經過廚房,看到我在教他女兒炒米粉,還笑著跟我們說,得留一些給他。我到的第二天早上,他告訴我,我先生打電話來,我沒接到。到了下午,我還記得他坐在床沿,問我給先生回電沒,我說還沒,他非常關心的問,你們沒問題吧,他都快走了,在這種節骨眼上,還這麼關心我。

在他病中,從沒抱怨,從沒生氣,從沒呻吟,從沒唉聲嘆氣,還開開小玩笑,讓我們陪他的人不致於心情不佳。只有當他走的那一刻,緊閉的雙眼流下兩行淚,到了雙頰就乾枯了,因為他早已滴水不能進一段時間了,他還是很捨不得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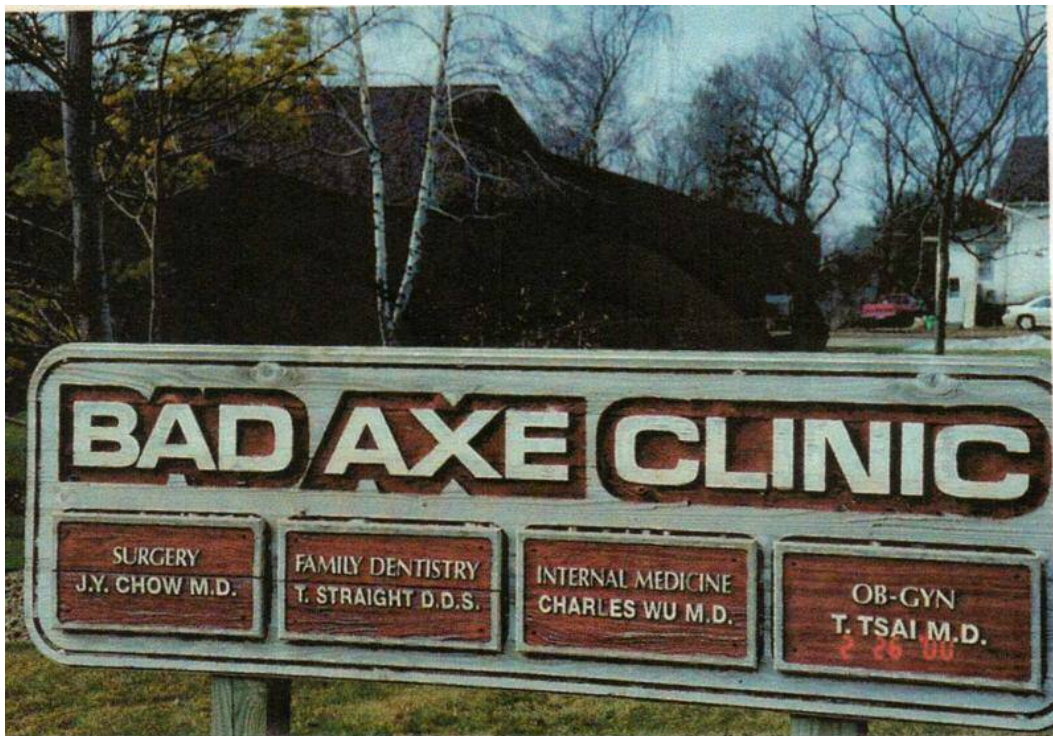
周照照 10月24日2010年



周炳煌醫師1995年,八十歲時和他的六個孩子合照



周炳煌醫師的住家與診所



周建陽與其他醫師聯合診所外面的招牌

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生五十週年同學會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周建陽往生時的追悼紀念照片

何堯軒 追念 賴金男、賴正義、吳營基同學



賴金男初中時和我在新竹一中同班三年，他算是個外向喜歡講話的人，高中後，因為不同班，接觸較少，大學時，他唸師範大學中文系，接觸更少。我的四舅羅美社（台大經濟系）在我唸大學時去法國巴黎留學，後來我在美國時，在書信往來中得知他和賴金男認識且要好，後來兩人都娶了法國太太，也前後回台在淡江大學教書，我舅舅當了一年的教授又回去巴黎，而賴金男則留下來，聽說後來因為愛喝酒，太太帶了兩個兒子離他回法國去，他再婚後，曾到我以前在 Herndon, Va 的家造訪過，我回台時，曾見過一面，後來突然聽說他往生的消息，真是走得太意外了。

賴正義當年是苗栗高中名列前茅的學生，在高二時轉學到新竹中學入我們的丙班，他是個沉默寡言、非常用功的同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坐下來唸書就好像和尚入定似的，真正是在「埋頭苦讀」，絲毫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擾，畢業後考上台灣大學地質系，靠著他持續不斷的努力與才智，在升大二時，順利的轉入醫學系，他是當年全校唯一轉入醫學系的學生。聽詹恭明說，他上課時動作筆記，下課後還花時間整理，成了同班同學爭相借閱的參考資料，畢業服完兵役到美國留學（見徐良榮回憶），開業當心臟外科醫師，後來輾轉聽詹恭明說他因腦溢血，療養數年後往生，真是令人不勝唏噓。

吳營基和我高中三年同班，我們同時在服完兵役後到新埔內思工校教書，共事了一年，我們常常在一起吃中飯或下課後去看電影，他是個很有幽默感的人，我還記得他的水彩畫畫得很好。如果我沒有記錯，他是海專畢業的，和陳上全是同學，後來不知道那一年、在那一個場合聽張貴洋說他得了鼻咽癌逝世，真是世事難料，令人難以置信。

註：紀念冊把他的名字誤植為呂榮基（照片下面）與吳營鎮（通訊錄）。

In Memory of 陳茂森 (Mao-Sen Chen)



懷念陳茂森

二〇一〇年中期，我收到國立新竹高中民國四十九年畢業班同學通訊錄，我看到茂森的電話號碼，我感到非常興奮。我就馬上打電話給他，從一九六五年以後，我們就失去了聯繫。是一位女士接的電話，我問她：「陳茂森在不在？」她說：「他走了，」我知道她的意思，但是我想證實我所聽到的，我又問她：「他什麼時候回來？」她說：「他十五年前離開我們的，」她又告訴我是由於胃癌，他們有三個孩子。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非常難過，後來我發現離開我們的竹中同學有二十七位，我認得其中的十二位，有些人像茂森一樣是我在民富國民小學的同學。

一九四七年我們搬到新竹市中山路，茂森就住在我們對面。一九四八年，我們都進入民富。在接下的六年，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後來我們都進入省立新竹中學，接受中學教育。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遺孀和孩子們，他必定是在一九六五年以後結婚的，那一年我來到美國。茂森很受歡迎，愛好運動。他在棒球隊，是位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很多他的朋友來拜訪他，在他那裏，我認識了不少新朋友。

由於他的經濟狀況，他沒有接受大學教育，後來他成為一名小學教師。我到國立台灣大學後，每次當我回家，我們都會去看電影，我記得他問過我，我能不能聽得懂在美國電影裏的英語會話，我告訴他我忙於看字幕，也沒有時間聽電影裏的對話。我也告訴他，我的英語在大學裏沒有多大進步。

他是一個很不錯的傢伙，他很英俊也很親切。我敢打賭，沒有一個我們的同學會批評他，我很懷念他。但這就是人生，事實上，我們也沒有什麼辦法來改變它的。他的綽號是閩南語的「七角也」，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得到這個名字。

In Memory of Mao-Sen Chen

After I received the Chu Chung Class '60 Directory in mid 2010, I saw the phone number of Mao-Sen. I was very excited, so I called him immediately. We have lost contact since 1965 when I came to U.S. A lady answered the call. I asked if 陳茂森 was in. She said: "He was gone". I knew what she meant, but I just wanted to confirm what I heard. So I asked her again: "When would he come back?" She said that he left us fifteen years ago. It was due to stomach cancer. They have three kids. I felt so bad for a long while. I later found out there were twenty-seven Chu Chung classmates left us. I knew twelve of them personally. Some of them were my classmates in Min-Fu Primary School, just like Mao-Sen.

We moved to Chung-Shan Road, Hsinchu in 1947. Mao-Sen lived right across from us. In 1948, we both registered in Min-Fu. Over the next six years, we became very good friends. We both went to Chu Chung f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I never met his widow and kids; it must be that he was married after I came to U.S. in 1965. Mao-Sen was very popular and athletic. He was in the baseball team an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There were a lot of his friends came to visit him. I met quite a few new friends who came to see him.

He did not get the college education due to his financial situation. He became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After I went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 went to movie every time when I came home. I remembered he asked me once that could I understand the English conversation in the American movies. I told him I was too busy to read the subtitle and had no time to listen the conversation. I also told him that my English did not improve much in college.

He was a very nice guy. He was handsome and personal. I bet none of our classmates would criticize him. I miss him a lot. I think it is life, there is nothing could do to change the fact. His Fujianese nickname was "Seven Norn Yea", I don't know how he got that name.

Sincerely,



T.Y. Chuang (莊添裕), June 1, 2011

In Memory of 王吉平 Ji-Ping Wang



懷念王吉平

二〇一〇年中期，我收到國立新竹高中民國四十九年畢業班同學通訊錄，我看到吉平在往生同學名單上。最近我在我們的竹中初中同學畢業紀念照上又看到他，那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照的，我看到了他在畢業紀念照上，讓我覺得非常難過，我真誠的希望這篇文章，可以舒解一下我失去他的痛苦。

我們是民富小學以及竹中初中的同班同學，我知道不少關於他的家庭情況，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父母親發生了什麼事，他是他祖父撫養長大的。在城隍廟的外面，他的爺爺有一個香煙灘，是在城隍廟的側門外，那裏有很多小吃攤位。大家都稱他為「牛伯伯」，因為他有一點像「牛伯伯」，「牛伯伯」是那時最受歡迎的卡通人物，他並不介意，他真的很有幽默感。他的爺爺對他很慷慨，他也同樣的對我們很好。我們那時都很瘋狂有個漫畫名為「牛伯伯打游擊」，所以他也很受我們歡迎，這個漫畫是由一個天才漫畫家牛哥畫的，牛哥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作家，他的小說都是暢銷書，我看過他所有的小說。

一九五四年我們都進入了竹中的初中部，我們又在同一班：丁班。我們從竹中的高中畢業後，就失去了聯繫。我聽說他在新竹的政治圈很活躍，那是在一九六五年我來到美國以後的事。我對他的印象是：他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傢伙，他也是一個很隨和的人。有時我很想知道：為什麼好人像他和陳茂森這麼年輕就離開我們？人生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但人生照常的向前推移，我們必須要堅強的面對它。

In Memory of Ji-Ping Wang

After I received the Chu Chung Class '60 Directory in mid 2010, I saw Ji-Ping Wang (王吉平) in the list of passed-away classmates (往生同學名單). Recently I went over the picture of classmates in our Junior Chu Chung Graduation Picture. It was taken on July 1, 1957, I saw him in the picture. I felt so bad of losing him. I sincerely hope this article could ease my pain of losing him.

We were the classmates in Min-Fu Primary School as well as in Junior Chu Chung. I knew quite a bit about his family situation, but I did not know what happened to his dad and mom. He was raised by his grandfather. His grandpa had a cigarette stand outside of the Cheng-Huang Temple (城煌廟). The stand was right at the side entrance of small eating places in front of Cheng-Huang Temple. We all called him “Uncle Ox (牛伯伯)”, because he had an over bite and looked like “Uncle Ox (牛伯伯)” in the cartoon. The top cartoon figure was “Uncle Ox (牛伯伯)” at that time. He did not mind at all. He really had a sense of humor. His grandpa treated him very generously, so he also treated us the same way. We were all crazed about the cartoon named “牛伯伯打游擊”, so he was very popular. The cartoon was created by a genius cartoonist “牛哥”. “牛哥” was also a very famous writer. His novels were the best sellers. I have read all of his novels.

We both went to Junior Chu Chung in 1954. We were in the same class again: Ding Ban. After we graduated from senior Chu Chung, we lost contact. I heard he was very active in the political circle of Hsinchu. It was after 1965 when I came to U.S. My impression on him was that he was a very nice guy. He was an easy going person too. Sometime I wondered why the nice guys like him and 陳茂森 (Chen, Mao-Sen) left us so young. Life is not fair to them. But life goes on, we have to be strong and face it.

Sincerely,



T.Y. Chuang (莊添裕), June 1, 2011

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生五十週年同學會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In Memory of Chu Chung Passed-away Classmates



懷念竹中往生同學們

二〇一〇年中期，我收到國立新竹高中民國四十九年畢業班同學通訊錄，我發現在二十七位往生同學中，我認識十二位。我寫了兩篇文章關於陳茂森和王吉平，現在我要來懷念其他我認得的十位同學，他們是周建陽、卜忠雄、卜廣坤、賴正義、甘松山、連勝雄、鄧俊宏、鄭建雄、何智弘及陳盛弼。

周建陽：是竹中校醫周炳煌的兒子，在我的竹中六年中，每天上學我都會經過他們的診所，那是一幢很漂亮的兩層樓房，我不記得我們是否同過班，但我知道我認識他，我對他的印象是：他很和氣也是個好人。

卜忠雄及卜廣坤：是我在竹中高中丁班的同學，卜忠雄非常愛好運動，他是一個鉛球比賽得獎者，這樣強壯的一個人，怎麼會這麼早離開我們呢？卜廣坤是韓國僑生，雙卜都是非常好的人，也是很強壯的。

賴正義：一九六一年他是唯一一位從其他系（地質系），轉系到醫學系的，對國立台灣大學的學生而言，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因為台大醫學系是大多數高中畢業生的首選。在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們都住在台大第六宿舍，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樂趣，我們甚至去了萬華看看妓女戶。

甘松山：是我高一乙班的同學，我們都叫他甘兒子，他並不介意，真是個好人！他是湯廷池老師家鄉的小孩，湯老師請他家鄉的孩子們到他家的時候，使我們很嫉妒，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稱他為湯老師的甘兒子，最近我跟湯老師聊了很久，他告訴我他為什麼如此對待甘松山和他家鄉的小孩們，那是由於每到夏季，他在他的家鄉小學做志願工作，所以他認識這些人是他們都非常年輕的時候，他們締造了一個很特殊的感情。

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生五十週年同學會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連勝雄和鄭建雄：雙雄是我在民富小學仁班的同班同學，他們也都是我竹中初中丁班的同班同學。連勝雄住在離我新竹家不太遠，在我上學的路上，我會經過他家。鄭建雄是民富棒球隊的隊員，他非常愛好運動和強壯，他們兩位都是很和氣也都是好人。

鄧俊宏：是我高一乙班的同學，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寫他的事情，因為我認識他不夠深。

何智弘：一九七〇年代在柏克萊，由曾文守介紹我們認識的，他和曾文守是竹北同鄉，很抱歉，我又真的不知道如何寫他的事情，因為我認識他也不夠深。

陳盛弼是我竹中高中丁班的同學，很抱歉，我又真的不知道如何寫他的事情，因為我認識他也不夠深。

我寫下了我記得的這些美好的同學的事情後，現在我感覺好多了。我的腦海有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好人並沒有活很久呢？」就像中國一句老話：「好人不長壽，壞人活千年。」我不是壞人，所以不會活千年的，哈！哈！這些往生同學們都是強壯又很好的人，他們這麼快離開我們是不公平的，他們將留在我餘生的記憶中。我希望他們的家人知道，我們是多麼關心他們。

添裕的觀點：

我們大多數已接近七十歲了，它被認為是一個人生罕見的年齡（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改變生活的事實，我們的身體每一秒都會變差，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來阻止老化的，但在我們的腦袋是可以由我們來處理，我的建議是：認為您很年輕，那麼您就會感覺自己很年輕，嘗試過最充足的每一天，你將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人。試試吧，你會喜歡它，祝福您和您的家人，謝謝！請參閱下列唐寅的詞：

唐寅「七十」詞

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為奇。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中間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裏過了。算來止有二十五年在世，受盡多少奔波煩惱。

附啟：唐寅（唐伯虎）是明朝的才子，這個笑話的中文版是省立新竹中學校友提供的。我快七十歲了，我完全不這樣想的。我一生都在想我很年輕。我有一個少年的腦在我幾乎七十歲的身體。年輕的思維會使你感到年輕和有活力。你要試圖找出你的心理年齡。我保證你會驚奇的，否則退錢。這是我至誠的忠告。

In Memory of Chu Chung Passed-away Classmates

After I received the Chu Chung Class '60 Directory in mid 2010, I found out that I knew twelve of twenty-seven passed away classmates. I had written two articles about 陳茂森 and 王吉平. Now I would like to pay my respect of the other ten classmates who I knew personally. They are 周建陽, 卜忠雄, 卜廣坤, 賴正義, 甘松山, 連勝雄, 鄧俊宏, 鄭建雄, 何智弘及陳盛弼.

周建陽 was the son of our school doctor 周炳煌. I passed by their office every school day during my Chu Chung six years tenure. It was a beautiful two story building. I don't remember that whether we were in the same class, but I just knew him. My impression of him was he was very personal and nice guy.

卜忠雄及卜廣坤 were my Senior Chu Chung Ding Ban classmates. 卜忠雄 was very athletic. He was a medal winner of Shot Put (鉛球) contest. How could such a strong man leave us so early? 卜廣坤 was a Korean oversea student. Bot (雙卜) were very nice and strong men.

賴正義 was the only one got transferred from other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Geology) to the Department of Medicin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in 1961. It was a great achievement, since NTU'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was the top choice of most high school grads. In the summer of 1962, we both stayed in NTU Dormitory No. 6. We had a lot of fun together. We even went to 萬華 to see what a whore house was like.

甘松山 was my Yee Ban classmate in the first year of Senior Chu Chung. We called him "Guard Son (甘兒子)" He did not mind at all. What a nice guy! He was a home town kid of 湯廷池老師. 湯老師 invited his home town kids to his home sometime. It made us jealous. That was why we called him the "Guard Son (甘兒子)."

of 湯老師. Recently I had a long talk with 湯老師, he told me why he was so close to 甘松山 and other his home town kids. It was due to his volunteer work at his home town primary school every summer, so he knew these guys when they were very young. It created a special bond.

連勝雄 and 鄭建雄 were my Min-Fu Primary School Ren Ban classmates. Both were also my Junior Chu Chung Ding Ban classmates. 連勝雄 lived not too far from my home in Hsinchu. I passed by his home on my route to Chu Chung. 鄭建雄 was in the baseball team of Min-Fu. He was very athletic and strong. Both of them were very personal and nice.

新竹中學第十三屆畢業生五十週年同學會紀念冊
-Part 10- In Memory of Departed Classmates Section 追念往生同學部份

鄧俊宏 was my Senior Chu Chung first year Yee Ban classmate. I am sorry that I don't really know him well enough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him.

何智弘 was in Berkeley in 1970s. 曾文守 introduced us while we were in Berkeley. He and 曾文守 were from the same home town, Chu-Bei. I am sorry again that I don't really know him well enough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him.

陳盛弼 was my Senior Chu Chung Ding Ban classmate. I am sorry again that I don't really know him well enough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him.

Now I feel much relief after I wrote down what I remembered about these wonderful passed-away classmates. One question comes to my mind: "Why these nice guys did not last?" Was it like the Chinese old saying: "Nice guy did not have a long life and bad guy lasts one thousand years or forever (好人不長壽，壞人活千年)"?

I am not a bad guy, so I won't live one thousand years. Ha! Ha! These passed-away classmates were strong and nice men. It is just not fair for them to leave us so soon. They will be in my memory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wish their family knew how much we cared about them.

T.Y.'s Point:

Most of us are approaching seventy years young. It was considered to be a rare age in life (人生七十古來稀). I don't think we could change the fact of life. Our body will deteriorate every second. There is nothing we could do to stop aging, but what inside our head is up to us to deal with. My recommendation is to think young and then you will feel young. Try to live every day to the fullest; you will be a very happy person. Try it, you will like it. Best wishes to you and your family. Thanks (謝謝)! Please see the following Phrase by Tang Yn:

"70" Phrase by Tang Yn

Seventy is a rare age in life for us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I am surprised that I am seventy years old now. My first ten years, I was young and naive. The last ten years, I have been old and weak. There were other fifty years. Half of these ages were in the dark. There are only twenty-five years during which I am awakened and useful. I still suffered a lot trouble and worked hard.

PS: Tang Yn (Tang Baihu) was a scholar and genius of South China in Ming Dynasty. This Phrase (詞) was provided by Provincial Hsinchu High School alumnus. I am almost seventy years old. I do not think this way at all. I have been thinking young all my life. I have a brain of teenager in my

head with a body of almost seventy year old. Thinking young will make you feel young and energetic. You have to try to find out your mental age. You will be surprised; I guaranteed it or your money back. This is my sincere advice.

Sincerely,



T.Y. Chuang (莊添裕), June 1, 2011